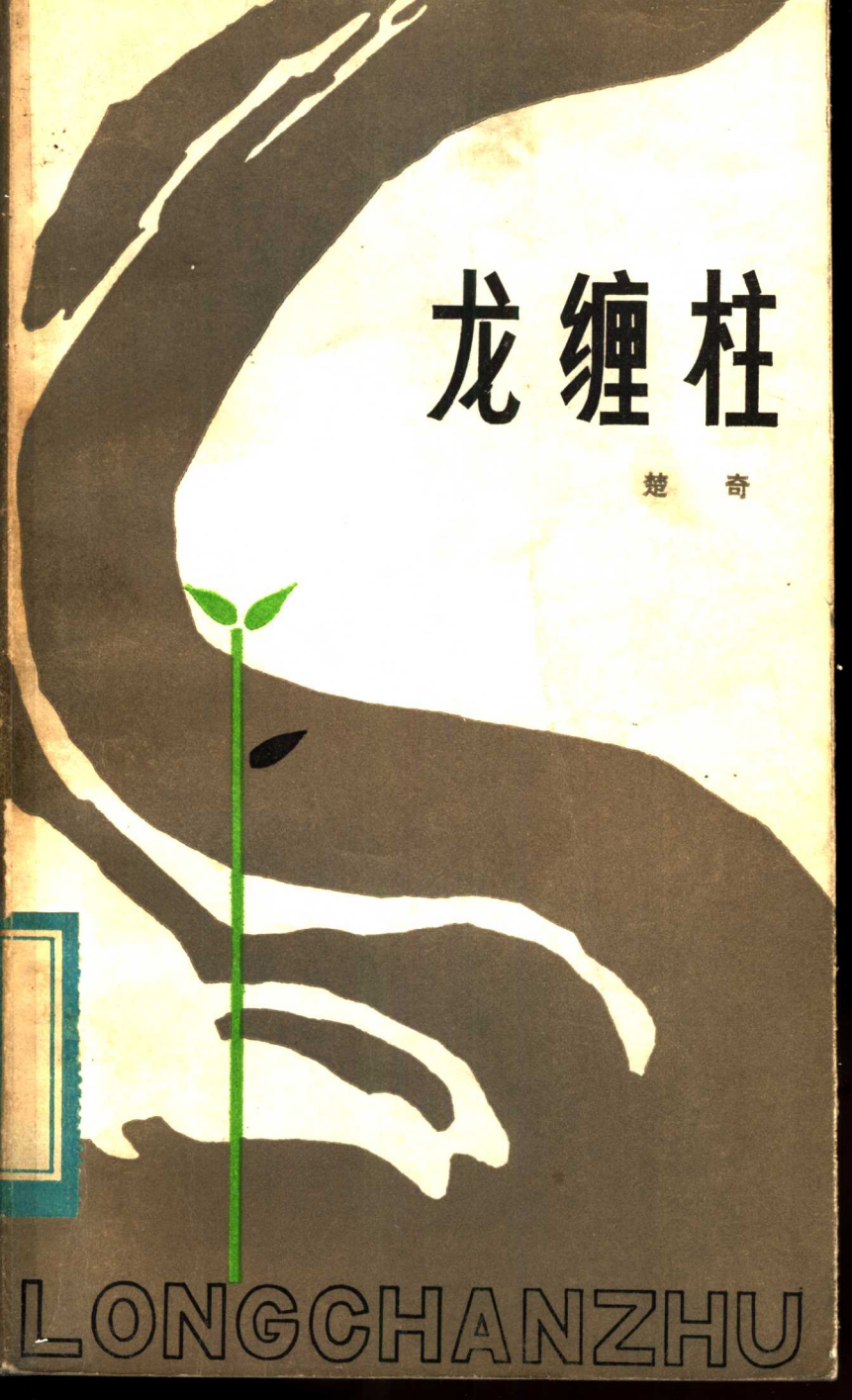




龙缠柱

楚 奇

LONGCHANZHU

1247.7 580

龙缠柱



楚 奇

龙 柱

楚 奇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门县印刷厂印刷

787×930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2 插页 104,000 字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300

统一书号：10107·300 定价：0.58 元

目 录

龙缠柱·····	1
山里年轻人·····	26
苗·····	40
灯·····	62
雨·····	80
摸底记·····	93
纸扎的花·····	106
电话里发生的事 ——《纸扎的花》续篇·····	130
心愿 ——县委书记纪事·····	147
一个秘书的手记·····	161
带响的“银手镯”·····	182
后记·····	195

龙 缠 柱

农场有一对年轻人要结婚了。结婚的当天才给场长和我发了个红喜帖帖。本来，这天晚上场里还有个会，动员一批年轻人到离总场二百五十华里的五龙背，开辟一个新药材基地。一接到这个红喜帖，场长老刘就犹疑了，是去？还是开会呢？动员会当然重要，这是农场发展中的大事情。可这个结婚典礼也不是小事情呀，新郎官双林、新娘子美珍都是在老场长眼皮底下长大的，人家十三、四岁就响应党的号召，从平坝钻到咱这大老扒里来建设大山区。没有路，双脚踩出来，没有田土，双手挖出来，手掌心的茧子都寸把厚了，就凭这寸把厚的茧子，也该去夸奖小娃子们几句呀！再说，人家今天要在咱这儿结婚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已经爱上了咱这地方，要在咱这大高山上奋斗一辈子哩！

我深知老场长此时的心境，可我也相信，只要他眉头一皱，抄着手儿一转游，就是天大的事儿，也能寻出办法，解决得尽善尽美。果不出我所料，

只一会儿，他就拍拍我的肩头说：“伙计，有办法了。”我问：“咋搞？”他咂咂嘴，搓了搓手，就细言细语地伏在我耳边说：“咱们来个两结合，结婚、动员，两套锣鼓一路敲！”我知道，象作文章一样，这只是个题目，他肚子里一定还藏着个锦囊妙计没拿出来哩！

事情一定下来，老场长就又从怀里掏出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戴上老花镜，坐在那儿铿锵有声地阅读起来。我呢？坐在一旁，却又为“新婚礼物”着急了。送点什么呢？跑合作社去买，来不及。手头又哪有什么可心的好物件呢？正思虑间，猛地想起我从县城曾为农场的几个姑娘买过几条系结辫子的丝绸发带。这倒是个好礼物，我何不先挪用一下，过几天进城再给她们买。我边想着边翻了出来，一看，红的赛过那山茶花，绿的赛过那野翠竹，好逗人爱呀。

“老场长，你准备送点啥礼物呀？”我问。“我呀，”老场长把书放下，笑嘻嘻地说，“我早准备好了。”我问：“在哪儿？”老场长向窗台上唠唠嘴：“那不是，在那儿放着呢。”

我往窗台上一望，除了几株种在饭钵钵里的野药草，别的什么也没有。

“就是这几株龙缠柱吗？”我试探地问。

“就是！”老场长说着，就跑出去检查远征五龙

背的准备工作去了。

我走近窗台，仔细地看这几株龙缠柱，它那生意盎然的气势，真觉得有无比的生活乐趣。你看，它茎儿挺立，枝桠粗壮，一片片绿叶儿，串在一条青藤上，紧紧地缠绕在那茎儿和枝桠之间。一朵赤红的花，站在枝头傲然怒放。望着它，我不禁想到，还真象是一条龙紧缠着青铜柱往上爬呢！

这几株龙缠柱，我以前知道的很少。只知道这是老场长最心爱的物件，是他爬山过水，披荆斩棘，从一座海拔二千五百米的大山顶上采摘回来的。经过他一年多的培育，研究它的生长规律，正准备从野生变家生，扩大农场的珍贵药材品种……。我知道的少，是有原因的。老场长有这么个脾气，凡是没把握的事儿，他从来都是守口如瓶。还是前一个月，他约我去勘测五龙背药材场新址时，一路上，他才向我说起了关于这几株龙缠柱的事情……

你不是追问我这儿株龙缠柱的事儿吗？从前不说，那是因为咱们还没闹成器。从今往后呀，不但要说，还要大说特说，一直要把咱那些工人们的手啊，说得发了痒，心呢，说得滚滚热，那才算是咱真的说穿了头。

要讲得从根上说，这桩事儿还出在药铺的草药先生赵先贵那儿。赵先生的医道是祖传的，又识药

性，又懂脉理，外带还能配几付灵丹妙药。不说别的，就单说他那瓶蛇药酒罢，那就是绝呀！你只要喝上四两，一年之内叫蛇咬了，只是破点皮流点血，不红不肿，不疼不痒，一点毒气都沾不上。起先，我还不信服，我纳闷哪有这样稀罕事？别的咱没见过，药咱还喝过几罐罐儿，就是最灵验的药，也只能管几个钟头。可他的蛇药酒呢，居然四两下肚能管一年，我想这一定是骗人的把戏。谁知道，后来有人喝了，碰巧被蛇咬了，就是不红不肿，在田头上没坐上两分钟，爬起来就又做活路去了。

从那以后，我就被这个土郎中吸引住了。我想：“这是宝呀，谁说咱这穷山没有人才？就这样的人，你打着灯笼，从天南寻到海北，能寻到几个？”我这人哪，就有这么个怪脾气：凡事儿一“迷”进去，就白天晚上想，一夜做二十四个梦，梦梦都是他！我就想呀，咋样才能让这个土郎中为咱这大高山的社会主义建设多出点力呢？有天，我就问他：

“赵先生啊，你能不能把你那个绝方儿拿出来呀？”

他说：“嘻嘻，拿不出手呀。”

我又说：“你这是谦虚过度。我看，你还是拿出来，让年轻娃子们都来学习学习，说不定还有个什么大营生，就藏在那里头呢！”

你猜他说什么？他沉默了半晌，才说：“嘻嘻，

你莫抬举我，山中土药草嘛，还能成个什么大气候？”

你看，他推的一干二净，怎么办呢？你要是再说上两句呀，他就该“嘻嘻，你坐着。我出诊去了。”来个开溜。

看起来，硬攻是攻不下了。我就又想了个主意：硬的不行，咱跟你来个迂回战，软攻！有天，天刚亮，我又到药铺来了。还好，正赶上他刚出诊回来，大概是昨晚在病人跟前守了一夜，眼睛都熬得象烂桃了。他一进来，我就给他端一盆洗脸水，待他洗完，又给他铺了床，叫他美美地睡一会儿。怕他冷，我的棉大衣也脱给他压脚了。

一切都办停当，我才把双林和美珍叫来了。这两个娃子，进门后，话也不说一句，噗嗤一声坐下了。我一看他俩的样儿，就知道场里给他们调换的这个新工作，还没想通呢。

我说：“歪嘴巴吹葫芦，这是哪来的一股邪气，吹得你俩的嘴巴都能挂油瓶了？”

好象他俩已经商量好了，我还没落音，双林就说：

“老场长，我从小就有个怪毛病，闻不得药铺里那股怪味道！”美珍也接他的下音：“对着哩，我一闻到它，就头晕！”

你听，他俩一唱一和，又不慌腔，又不走调，配合得可真是怪美。我说：“娃子们，干革命，可不

能挑肥拣瘦呀。你们说厌弃这个怪味道，要依我说，这怪味道里还有个**大经文**呢！”

“**什么大经文**？”

“嘿！我问你们，咱们这大高山上，什么最为贵呀？”

“那还用说，**药材**呗！”

“对着哩。可咱们呢？品种太少了。数过来是**玄参**、**党参**、**黄连**。数过去还是**玄参**、**党参**、**黄连**。咱们共产党是办大事的，不能老鼠子眼睛一寸光，要往长远里打算哪！”

娃子们一听，是这么个道理呀。双林就说：“我听说东北的人参是个名贵药草。咱们引种点不行？”美珍也说：“四川的珍珠草也算是珍贵草药呀。”我摇了摇头：“象人样，它不服咱这儿的水土，种子钱化了，工夫也丢了，那不是两头蚀本哪！”看样子，娃子们已经让我给引上路了，我趁热打铁，又烧了一把火。我说：“要就地取材，就咱这个窝窝繁蛋！”娃子们问：“那咋搞呢？”我说：“我倒是想了个主意，就看你俩干不干了？”娃子们从来都是好胜的角色，我这一激，哪个肯装蒜，都鼓着劲说：“我干！我干！”我说：“你俩既然应承下来，那我可要立个章程。”“什么章程？”“从今儿起，要一步一个脚窝，跟着赵先生学本事！”娃子们这才明白，我说了一大气，还是没离开这个“老本本”……

娃子们的事总算定下了。转身我又要去动员赵先生。赵先生年纪虽只有四十大一点，可那个老脑筋却牢固得很。也难怪呀，大半辈子都生在旧社会，老子虽也是个草药郎中，可那年月，土匪抢，官府夺，害得他成年累月在山里头奔命，东寻寻，西找找，拚着性命才从大山里采点野生药草学点本领。解放后，脑筋是要换新，但是就象蝉儿脱壳样，也得慢慢来呀！

那天，我等赵先生醒了，向他说：“赵先生哪，我给你筹办喜事来了。”赵先生一愣：“啥好事儿？”我说：“给你送来两个徒弟娃，你收不收呀？”赵先生半天没说话：“嘻嘻……”他一嘻嘻，我就知道他又在想主意脱身呢，赶忙说：“赵先生，农场管委会决定了，今天放假，再不出诊了。”我把他的后路一堵死，他可就慌手慌脚啦。眼睛望着脚尖，使劲地吸他那个二尺三寸长的烟袋杆儿。

“老赵呀，”我亲热地喊了一句，“你已是快奔五十的人了，你身上那点绝艺儿还想带进棺材？也该让年轻娃子们学学了。娃子们如不听话，你只管找我，思想工作我包了。”

他没吭气。我又说：“这两个娃子都是我百里挑一选出来的。都是共青团员，高小毕业，还兴过两年药材。”

他还是没吭声。我又说：“我已经给娃子们交代

了。我说，赵先生全交给你们；三个月后，赵先生脸上不发胖，我就拿你们是问！”

你看，他还是不吭气。我是有点心急了：“要不，我把徒弟娃叫来，看你相得中不？”

到底让泥菩萨说话了。他听我这一说，蓦地站起来，连声地喊叫：“做不得！做不得！”我忙问：“为啥呢？”他急的面红耳赤：“我肚子里没货呀！”

“老赵呀，”我长叹了口气，“人心都是肉长的。咱可不能刚从苦海里爬上岸，就翻身忘本哪。”我的话把他安抚下来了。我接着说：“老赵呀，我老刘活了五十几，可从没有低声下气求过人。我这是为谁呢？不是为你，也不是为我，是为了让咱们大山区的社会主义早点来，为了让子孙后代多尝点社会主义甜头。要讲死，我怕是比你还要早死上十年，可咱是革命的人，怎能那样算账呢？”我这一席话，虽也常常在说在想，可今天当着他说起来，却分外激动。

赵先生点点头，又皱了皱眉，象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好半天，才从喉咙眼里挤出一句：“老场长，我决不是过河拆桥的人哪！”听了他的话，我估摸着到火候了。转过头，就向屋外递个眼神挥挥手，立时外面敲起锣打起鼓，一群火热的年轻人拥进来。赵先生忙问：“这是干什么？”我笑了笑，“干什么，全场的工人一听说你收了徒弟，都贺喜来了！”

一个为首的队长忙把喜报贴上了中堂。人们贺喜的贺喜，贴画的贴画，不知是谁，还用红绿纸扎了两个大彩球高挂在门楣上……唉！谁沾到这样有声势的喜气不心跳呢？我望望他，他望望我，突地他从人群里挤过来，紧紧抓住我手腕子说：“你放心罢，老场长，只要徒弟娃肯学，我绝不偷奸耍滑！”正说着，两个徒弟娃也来了。我要他们立刻拜师，他们问我：“是握手？还是磕头？”我说，“今天行大礼，要磕头！”

就这样，他们师徒三人到底让我给捏到一块去了。开头还好，我几乎隔三天五日，就把徒弟娃们喊来汇报。知道他俩还很专心，早晨一起来，就打扫庭院，淘锅煮饭；白日里在柜台前忙着生意，晚上灯一亮，就听师傅讲药理药性。我当然很高兴。可没过上一个月，就听说师徒间有点小磨擦了，师傅说徒弟懒，徒弟呢，说师傅没有个好态度。我从旁一了解，才知道徒弟们怪师傅教的多，一时消化不了，只有囫圇吞枣，到后来索性就不想学了。师傅呢，说徒弟娃们贪玩，怕吃苦。还总拿自己打比，说他从前学艺时，鸡子叫还没吹灯呢。不管怎样，一听到这个信息，我三步两步又跑来了。赵先生老远迎上来，边走边说：“又叫领导操心了。”我笑了笑，“不操心不行哩。药铺的凳凳儿，徒弟娃们还没坐热乎，拔腿就想走啦！……”赵先生没吭气。我又

说：“老赵呀，徒弟娃们学的还上劲罢？”赵先生眼睛瞪的滴溜圆，半天，摇了摇头：“老场长啊，俗话说得有：强扭的瓜儿不甜呀！”我说，“对着哩，牛儿不喝水还不能强按头哩！”说着，我把他的手攥在手掌心，轻言细语地问：“老赵呀，你说，瓜儿不甜，是不是因为它还没熟呀？”赵先生没吭气，引着我走进药铺了。进了屋，我左右一看，一个人影也没有。

我问：“徒弟娃呢？”

“都病了！”赵先生说着就连叹了几口气。

我又问：“什么病？”

赵先生吞吞吐吐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你给我叫出来！”我气了，“他俩的病，我会摆治。四斤八两的锄头，三斤二两的薅耙，五斤九两的镰头一抡上，保险立刻就好！”

赵先生把徒弟娃们叫出来了。我一看哪，果然不是什么病，倒好象吃了什么山珍海味，都在发胖哩。我望了他们半晌，慢条斯理地问：

“咋？你们都胖了？”

两个人没吭声。我接着说：“生活过好了，当然要胖。可你们胖的奇怪呀，怎么手掌心没出汗就胖了呢？”

男娃子双林眨了眨眼，低下了头。女娃子美珍

竟呜呜地哭起来了。我本想狠狠地批评他们几句。一看美珍那一般股的眼泪水，想说的话又都咽了下去。我把美珍的肩膀头一拍，故意逗她：

“不哭哩，流眼泪那可是旧社会留下的毛病呀！”

美珍反驳了一句：“咋？新社会就不兴哭？”

“就是不兴，笑还笑不够呢！”

这女娃子真不蔫劲，一挺胸脯：“不，我非要哭！”

我又故意收敛起笑脸：“那呀，就是小资产阶级感情！”

美珍突地站起来，又瞪眼，又攥拳头：“你为什么给我改成份？我是贫农！”说着，哭的更凶了。

我心里想：好，只要你记得是贫农，话就好说。我向他们要学习本本，他们就是不肯给。我知道，他们是理亏不敢给我看，你越是怕，我还越要看。你不给，我就去搜，搜出来翻开一看，前些天还好，最近几天哪，简直没写点什么东西。我把本本儿双手捧到美珍面前：

“美珍呀，亏你还说得出口哇，贫农的姑娘，就象这样学习？”

“我学不进嘛！”美珍不再嘴硬了。

“学不进？那好办。”我把学习本一合，“我找学得进的来！”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看着没

有？十几个人都给我递了申请书，你们不想学，我立刻去寻他们来！”我抬起脚就走，都走到苞谷地了，才听到这两个娃子唿哧唿哧地追上来。美珍把我拉住：“使不得，老场长。”我问：“咋啦？”美珍把辫子一甩，下决心说：“我们好好学！”我笑了笑，反问了一句：“要是学不进呢？”美珍双脚一跳：“学得进！”象猎虎样，双林又给她补了一枪：“学不进，再不见你！”

我知道，娃子们不是拍着胸脯说大话的角色，说得到就做得得到。果然，没过几天，我正在开场党委会，突然从门缝里飞进来一张纸条条。我们打开一看，是两行规规矩矩的钢笔字：

“老场长，请党委会批准我们成立一个小组。我们师徒三人，保证做到尊师爱徒，认真教，认真学，永远保持贫雇农的阶级本色。

赵先贵

双林

美珍

看了这张纸条，引起了我心里一阵激动。我知道，阶级的感情，已经把他们连结在一起了……。

时间过的真快呀，转眼就是春节了。

这段期间，我虽没象先前那样抓的紧，可他们的情况，我还是很了解。我知道，自那以后，他们学的都很上劲，随着师傅爬了五架大山，蹚过九条急流水，起早贪黑，采药行医。师傅呢，更不错，口讲手做，又认真又卖力，今年年终评模会上，徒弟们还给他列举了十大优点，评了个先进工作者。思想也前进了一大步，虽然那门药方儿还没松口，可也不象先前那么保守了。是的嘛，就是块石头，在怀里揣三天，还要热呼一阵呢，何况是新社会的人！

春节的前一天，我在总场会计那里从我的账上支了十五块钱，准备大年初一给工人家属拜年时，给小娃娃们送点压岁钱。除夕晚上我忙的团团转，买来两张大红纸，裁裁剪剪、包包叠叠，一直忙到鸡子叫，才算是安置停当。等太阳一出，就挨门逐户走开了。吃罢中饭，又把药铺的徒弟娃们喊来，我说：“走罢，该给你们师傅拜年了。”徒弟娃当然高兴，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赵先生家，离总场还有十几里，走了一个钟头才到他门前。在门前我们一喊叫，赵先生就满脸笑容地跑出来，连说了几声：“稀客！稀客！”徒弟娃们真怪机灵，一进门，二话没说，就给师傅连磕了三个响头。赵先生忙走开去：“承受不起，不敢当！”我把他急忙扯住：“你承受得起，你兢兢业业教了他们